

阿拉伯的良知

艾布·鲁格曼/文

这些天，每天打开朋友圈，看到的都是谴责以色列的暴行，同情巴勒斯坦穆斯林的文章和视频，看得人愤慨、悲伤、无奈，这种谴责和悲愤年复一年，伴随着我们的青春直到我们接近暮年，同样的悲剧依然在中东地区上演，而且苦难似乎绵延不绝，没有尽头……穆斯林世界到底怎么啦？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为什么不能像曾经的东亚病夫中国一样启蒙、崛起，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杀戮和凌辱？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穆斯林民众，除了抱怨、愤慨、祈祷、诅咒，借助自媒体一遍又一遍地向人诉说殖民主义和法西斯的不义之外，还能够做什么呢？

今天上午又回想起 2008 年出版的一首阿拉伯群星演唱的悲情长歌《阿拉伯的良心》（有兴趣的话请点击此链接：<https://v.qq.com/x/page/l1002rtuae.html>），看得人再次心酸难过，摇头叹息。

想当初这首长歌出版发行时，多么振奋人心，似乎看到阿拉伯穆斯林的觉醒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他们一定会团结起来，一定会放弃各民族、教派、宗派间的仇恨和矛盾，专注于教育和社会建设、发展，不久自身强大了，就不再受外敌的侵略和侮辱。然而 13 年过去了，期间叙利亚战争爆发，中东地区变得更加动荡和混乱，苦难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重……看来一首歌顶多宣泄一下老百姓的情感，从根本上是改变不了问题的，甚至阿拉伯之春也变成了阿拉伯的寒冬，各种尝试和革命都失败了或者陷入了僵局，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伊斯兰的世界的学者开除了各种药方，比如风靡一时的中正思潮（中正主义），似乎可以消解掉伊斯兰世界本身因为长期的殖民屈辱感所引发的各种极端思想，但是这些年来，中正主义似乎也逐渐沉寂；

再比如：充满活力的格兰黑德麦（服务与奉献）运动，给很多穆斯林青年带来了希望和前途的曙光，但是却被艾苏丹一棒子打死，退缩到自由主义的美国，几乎在第三世界销声匿迹；

还有世界各地兴起的新苏菲运动，一些理想主义青年四处探寻穆勒什德（精神导师），忙于各种的赞念、维勒迪和出世的灵修，希望通过建设自己的心灵和道德来抵御现代性和后现代的侵扰以及现世社会的种种纷扰，但他们中很多人却越来越厌倦世俗社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除了满足自我的心灵慰藉外，一无所成；

还有盛极一时的回归经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把当下穆斯林世界所遭遇的一切灾难归咎为远离了《古兰经》的教导和先知的圣训，这一济万能药方曾经如同某种政治正确一样被各阶级所传颂，任何领域只要出了问题，只要搬出“因为我们远离了经训，所以遭到真主的惩罚，只要我们回归经训，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口号，似乎就是中规中矩的标准答案，但细思量，这种简单化的“教义学大纲”，在解决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方面，说了等于没说。这就如同对一个百病缠身的人说：“只要你按照本草纲目或者某本医学名著的教导去做，早晚会治好你的一切疾病的”，但是医学名著摆在一大堆外行的医生和病人面前，大家众说纷纭，最后除了因为对药方、药理的千差万别的解读而发生无休止的争吵之外，任何疾病都没治好，反而病人身上的绝症越

来越多；医书是好医书，但是精通医术和药理的医生越来越少了，赤脚医生和江湖郎中越来越多了。口号正确，但是没有行之有效的具体的实践方法和解决方案的话，一切还是等于零。

还有人尝试过走西方民主的道路，全民投票，选出最虔诚、最公正的穆斯林领导人，带领大家走出专制和腐败的泥潭，结果吓得海湾各酋长国的君主和酋长们魂不附体，以撕列法西斯寝食难安，断奶断粮，蛊惑军人政变，西方式民主命陨尼罗河畔；从此后伊斯兰主义或者政治伊斯兰主义在各锅令人谈虎色变，几乎成了KB主义的代名词。当然还有很多学者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和自救之路，不再一一列举。

回头还说那首令人伤感的歌曲——《阿拉伯的良心》，我一直不明白，歌曲的名字为什么叫阿拉伯的良心？阿拉伯人的良心没有坏啊，是锡安山主义者的良心大大滴坏了，为什么叫“阿拉伯的良心”呢？更准确地说是“阿拉伯的理性”出了问题，它不仅创新能力极其匮乏，而且对现实和未来局势的判断力也几乎被愤怒的情绪燃烧殆尽。有人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经济学上就是弱智的表现，而《古兰经》中也提到：

“先知啊！你应当鼓励信士们奋勇抗战，如果你们中有二十个坚忍的人，就能战胜二百个敌人；如果你们中有一百个人，就能战胜一千个不信道的人。”（8:65）

这节经文其实是在给战争制定法则，即：穆斯林在迫不得已必须发动战争的情况下，也要考虑像先知穆圣一样首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比如解放麦加、塔伊夫等地），退而求其次是以少胜多，目标是正义和

和平，才有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以少胜多的比例《古兰经》都给我们定制好了：1:10，最低最低也是1:2，即我方投入一倍的兵力战胜敌军两倍的兵力（8:66）。但是历次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较量，分明几乎是1000:1的比例，锡安山主义者损失一个士兵，巴方要付出上千倍的伤亡和损失。有人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每次战争巴勒斯坦人有选择余地吗？他们都是被逼无奈做出回应，然后被残酷地拖进完全不对称的战役当中；另外，巴人被欺凌到毫无尊严的地步，他们对生活的绝望导致他们采取这种不理性的自灭性的斗争，你作为一个局外人，怎么能够理解他们呢？！

说到这里，我无话可答。是啊，我们不是巴勒斯坦人，怎么能够真实地理解他们的处境呢？我们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呢？

但问题是70多年过去了，采取不理性的斗争方式的结果是什么呢？穆圣当初在麦加如果允许圣门弟子对迫害他们的敌人采取暴力的回应方式，100多位信士很快就会被数千倍于自己的敌人吞噬掉，所以他采取不妥协的、不对抗和平手段，一直坚韧地宣传真理，直到安拉的援助来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去传达我的许多明证，并降示天经和天平，以便众人谨守公道。”《古兰经》57:25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安拉每派遣一个使者，给他们降下天经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一种特殊的東西作以辅佐，这种特殊的東西就是“天平”（الميزان），“天平”具体指什么呢？

简单地说，“天平”就是安拉赋予人心的绝对“良知”，借助它，人间

的公正得以确立，每当人心的天平失衡时，社会的秩序就会紊乱，公道和正义就会沦丧，对天经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从今天的人类世界来看，“天平”出现了倾斜，甚至是严重地失衡，不仅仅是阿拉伯人的良知出了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良知——除了少数人之外——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依靠暴力和战争去恢复表面的公正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当务之急应该是扶正人类内心的天平——绝对良知。以阿拉伯世界为例来说，专治腐败盛行，教派、门阀林立，各种势力互不相容，连加沙哈马斯和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各自占据着弹丸之地，同时受着以色列的残酷压迫和封锁，还要水火不容，更何况整个阿拉伯世界呢！

所以人心出了问题，关键是先要治疗人心，即使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援助下要回了 1967 年联合国分给的土地，如果心病不除，还是要战火连绵的，包括内战外战；或者换一种说法，即使以色列凭着它的军事优势吞并了整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从地图上抹去巴勒斯坦，你以为它就满足了吗？你以为它会停止杀戮吗？

当然，与人类的绝对良知（天平）相对应的是冥冥中运行于宇宙中的天理，即大天平，大天平使万事万物各就各位，逐渐达到完美的平衡（公正）。所以，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讲，安拉的公正的属性（العدل）维系着整个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整体的平衡和有序。安拉的公正属性是无始原有、永恒持存的，世界局部的失衡、失序对安拉的公正属性毫无损伤。

既然安拉的公正的属性是完美的，并维系着整个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平

衡，为什么会出现世界局部的失衡和不公正？

是的，安拉的属性是完美的，但是任何事物，包括人类都是不完美的，不完美就会造成生、死、发展、毁灭、冲突、矛盾等等……因此，万事万物总是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又总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从平衡走向失衡，这是从历史性意义上来讲的安拉的常道，但是从宇宙的终极方向来讲，每一次局部的失序、失衡都是为着更大的有序和平衡做准备和铺垫，包括整个地球秩序和整个太阳系的秩序的最后失衡，也是为着一个更大的有序的新世界的诞生所做的准备的。因此，真正的得道之人，不会把眼光局限于局部的失序和失衡，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因为这全都是海市蜃楼的幻像；宇宙间的一切注定要毁灭和消亡，但是安拉的威严的本体和完美的属性永存，人心的绝对依赖对象应该是永恒的、永不毁灭的东西，而非短暂和虚幻的东西。另外，人类心中的天平（良知）的失衡恰恰是人类自身的罪恶、贪婪、自大造成的，人类最大的罪恶是隔绝了人心与天理之间的联系，隔绝了人的灵魂与天命、天道之间的联系，人类从自身的私欲、私见出发，发展出各自的一套使自己走向毁灭的思想体系、经济体系和宗教教条体系。

今天的以色列，从科学体系方面来讲，已经发展出一套可以横行中东世界，所向披靡的系统，但是即使它能够霸占整个中东，能够重建他们所谓的辉煌的第三圣殿，又能怎么样呢？盛极必衰、月圆必缺，这是安拉的常道，他们集体返回巴勒斯坦，恢复古以色列国并非偶然，这为锡安山主义的集体灭亡做好了铺垫。如果以色列不重新复国，《古

兰经》黄牛章的相关经文就是错误的，就得不到验证。

对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来说，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占据耶路撒冷的合法性可以，但是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现实，目标是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就是不明智的。锡安山主义者在别人的领土上复国，这从道义上来讲确实是不公正的，但是从前定上来讲，这是安拉的意志，安拉意欲他们复国，并通过复国使他们最终灭亡。对抗人间的的不义是对的，但是对抗安拉的前定（天命、天道）就是错误的，丧失智慧的。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于以自灭性的、非理性的以暴易暴的方式去对抗，以鸡蛋去碰石头（每一次巴以冲突都是：哈马斯玩的是命，以色列玩的是政治游戏），其实就是对抗安拉的前定，安拉绝不会允许他的仆人为了发泄仇恨和愤怒而绝望或者走向自灭；保护好自己的妇女和儿童、百姓，同时不伤害敌人的妇女、儿童和无辜百姓，保持内心的天然的诚实和自救的本能，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手段抗争不义，通过这种不屈不挠的抗争去取得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支持，包括以色列的正义、善良的犹太人的支持，去唤醒全世界善良的人民心中的正义和公正，这才是人间正道。

正如叙利亚的一位大法官所说的：一个孩子的生命的神圣性超越了圣殿，因为圣殿是人建造的，生命是安拉创造的。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

我就搞不懂一件事情，每次受迫害和杀戮时，阿拉伯人都会大声哭喊：萨拉丁哪里去了？萨拉丁哪里去了？但是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孩子往萨拉丁的人格方向培养呢？萨拉丁的伟大不在于他为穆斯林夺回了被十字军占领 91 年之久的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他的伟大在于

他有先知穆罕默德的胸怀和圣门弟子的风范，他怜悯天下的穆斯林，宽容和原谅敌人，他化解了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百年的仇恨，他的人格让他的敌人打心底里敬仰和折服。